

顏真卿《祭姪文稿》賞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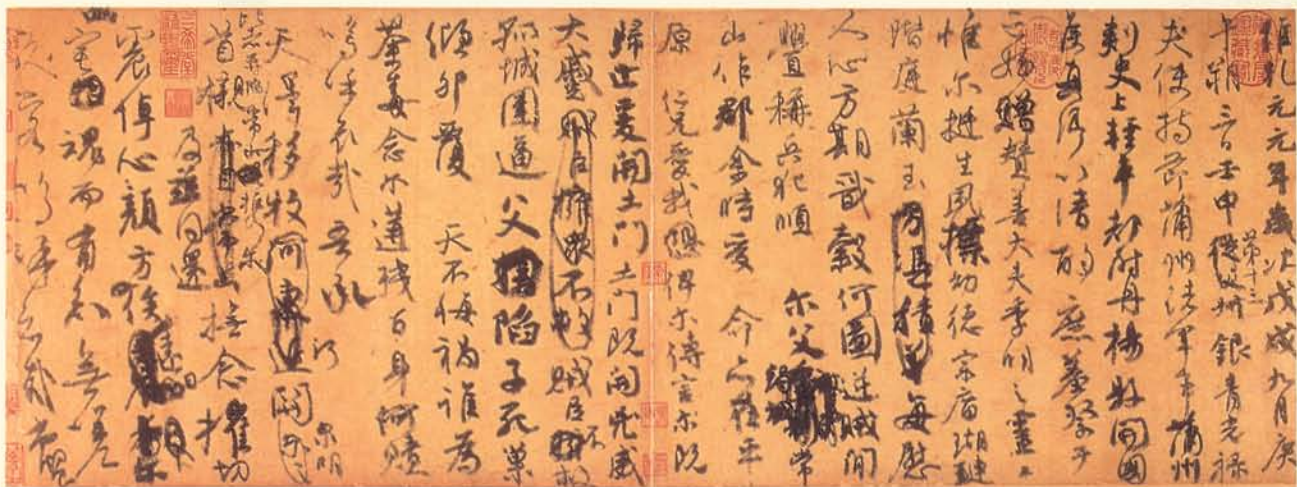
盧廷清

引言

《祭姪文稿》是顏真卿(709-785)五十歲時無意間留下來的一件書法傑作，同時也是唐代安史之亂的歷史文獻。元代的大書家鮮于樞在跋文中譽它為「天下行書第二」，他承襲世倫將第一給了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，但《蘭亭序》的真蹟早入昭陵，鮮于樞的評斷顯然不是並卷而觀的，懾於書聖的威名，只好讓《祭姪文稿》屈居第二了，但《祭姪文稿》確是流傳有緒的千年真蹟和筆法創新的希世精品。

顏真卿生於唐中宗景龍三年(709)，字清臣，京兆萬年(今陝西

西安)人。五代祖為北齊著名的學者顏之推，曾著有《顏氏家訓》；曾祖父顏勤禮之兄顏師古為初唐學者，太宗時曾考正《五經》，父祖輩亦皆重學識修養，尤以訓誥、書法見稱於世，在家庭環境的薰陶下，顏真卿自幼即顯露了詞章與書法的才華，玄宗開元二十二年考中進士，曾任秘書省校書郎、醴泉縣尉、長安縣尉、監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兵部員外郎等職，以卓越的才幹與剛正的品格著稱。後遭宰相楊國忠所忌，出為平原郡太守，平原郡當時屬於河北道為安祿山的管轄區，安祿山叛變時河北盡陷，獨顏真卿計慮在先，平原郡得以保全，因抗賊有功，使顏真卿以一介書生成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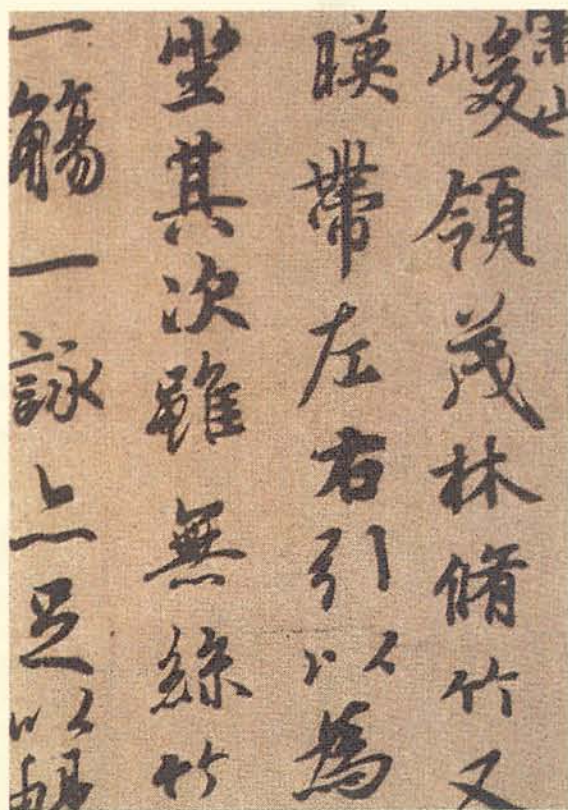


唐 顏真卿 祭姪文稿



唐代中興名臣。其後入京歷任吏部尚書、太子太師，封魯郡開國公，世稱顏魯公。由於顏真卿立朝剛正，是非分明，經常獲罪於朝中權貴，德宗時李希烈叛變，宰相盧杞便奏請德宗派顏真卿以重臣出使勸諭，意在借刀殺人，果然被李希烈所囚，三年後遇害，享年七十七歲。後人對他忠義節烈的人格多所崇敬，而他的書法雄渾剛健、樸實遒勁，更在書法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。

《祭姪文稿》與《祭伯父文》、《爭坐位帖》並稱為「三稿」，是顏真卿行書的重要代表作，其中《祭姪文稿》是唯一尚存的墨跡，也是認識顏氏行書成就的最佳範本。張宴在跋文上說：「告不如書簡，書簡不如起草，蓋以告是官作，雖端楷終為繩約，書簡出於一時之意興，則頗能放縱矣，而起草又出於無心，是其心手兩忘，直妙見於此也。」正說明了這篇文稿的可貴。本文即是以《祭姪文稿》為中心，探討其寫作的內容與背景、賞析其書法藝術的特性，並從《祭姪文稿》成功的創作實踐，提出若干書法藝術的省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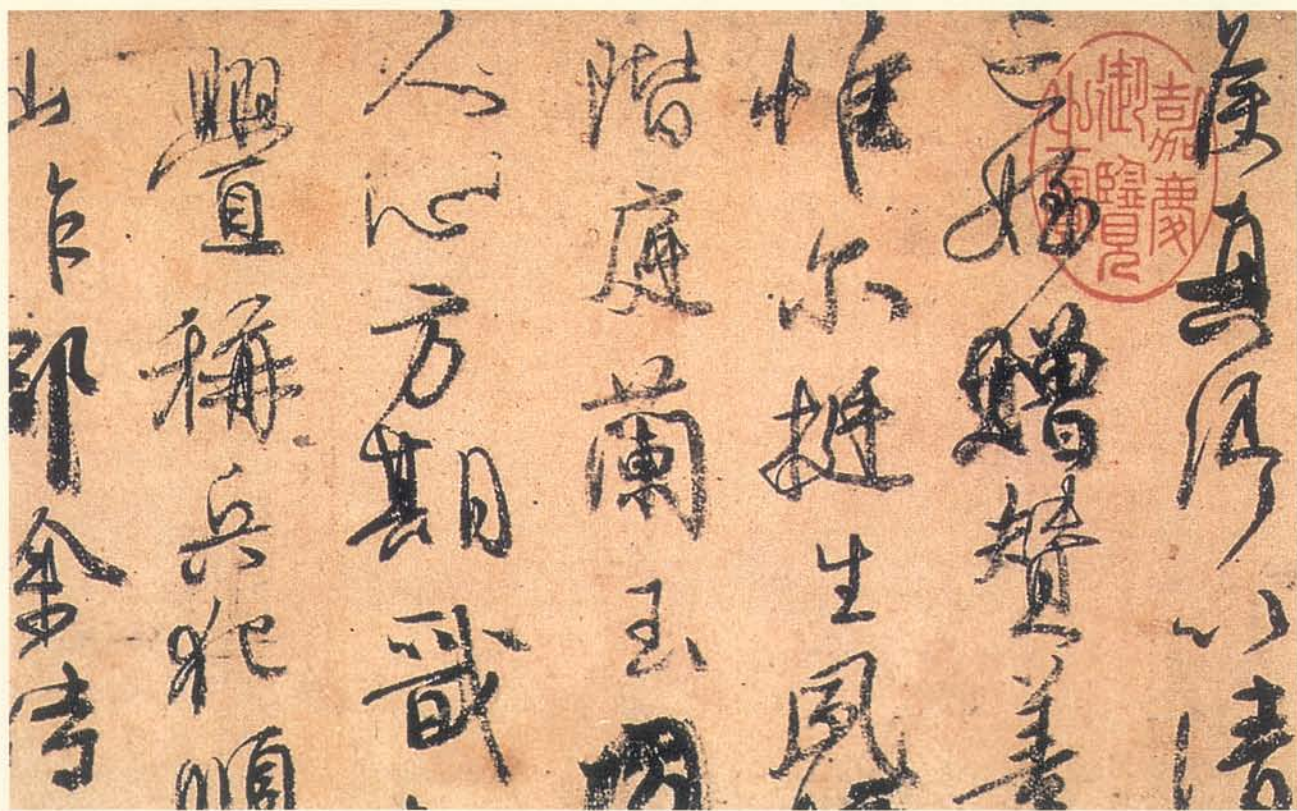


東晉 王羲之 蘭亭序 (唐 馮承素摹本 局部)

《祭姪文稿》的內容與寫作背景

維乾元元年，歲次戊戌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，第十三叔、銀青光祿（大）夫、使持節蒲州諸軍事、蒲州刺史、上輕車都尉、丹陽縣開國侯真卿以清酌庶羞，祭于亡侄贈贊善大夫季明之靈□（曰）：惟爾挺生，夙標幼德，宗廟瑚璉，階庭蘭玉，每慰人心，方期徵榘，何圖逆賊聞豐，稱兵犯順，爾父竭誠，常山作郡，余時受命，亦在平原，仁兄愛

我，俾爾傳言，爾既歸止，爰開土門，土門既開，兇威大蹙，賊臣不救，孤城圍逼，父陷子死，巢傾卵覆，天不悔禍，誰為荼毒，念爾遭殘，百身何贖。嗚呼哀哉！吾承天澤，移牧河關，泉明比者，再陷常山，携爾首視，及茲同還，撫念摧切，震悼心顏，方俟遠日，卜爾幽宅，魂而有知，無嗟久客，嗚呼哀哉！尚饗！



唐 顏真卿 祭姪文稿（局部）

從祭文的內容上看，約可分為三段，第一段寫的是獻祭的時間及獻祭者的身份；第二段是對堂侄季明美德的稱譽與慘遭禍害的陳述；第三段表達作者的悲憤哀傷以及安慰死者的話，情真意摯，千載以下讀之猶能撼人心肺。

唐玄宗天寶十四年(755)，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變，旋即席捲河北、攻陷洛陽，當此之時，河北諸郡莫不望風披靡，唯有顏真卿守住平原，其堂兄杲卿亦於常山起義，顏季明是顏杲卿的最小兒子，便是由他負責往返常山、平原之間傳遞訊息的工作。

文中「爰開土門」，是指顏杲卿

運用計謀，將掌控河北進入太原的關口「土門關」（今井陘口）的安祿山部下打散，打通聯絡太原的孔道，切斷了安祿山的歸路。「賊臣不救」，是指原先答應要救援常山的太原尹王承業，突然倒戈不予救援，於是安祿山的凶焰再盛，派史思明率大軍圍攻常山，顏杲卿孤城奮戰了六晝夜，箭和糧食都用盡，城陷被擒。「父陷子死」指史思明等賊眾以刀加在季明頸上，脅迫其父杲卿投降，杲卿不應，季明當場被斬首，顏杲卿則被押往洛陽，因面斥安祿山，終於被「節解」，這是至德元年(756)的事。季明之兄泉明於常山陷落之時，正由太原王承業處

歸往常山，在途中為史思明所獲，解往范陽，旋因史思明降唐，幸得不死。

乾元元年(758)官拜蒲州刺史的顏真卿命泉明前往河北贖求流落各地的杲卿一族，携回蒲州，泉明回到常山郡只找到了季明的頭骨，並至洛陽為其父杲卿收屍，僅得一足而已，歸葬長安，季明亦合葬於杲卿之墓。可知唐代江山後來雖由郭子儀、李光弼等恢復，但其最初却是顏氏兄弟父子在慘烈的犧牲下所換來的！顏真卿便是在面對家國慘痛的歷史悲劇，心情極端哀傷悲憤之下，寫出這件萬古常新的《祭姪文稿》。

《祭姪文稿》的書法特性

初看《祭姪文稿》，總不免因作品上多處的塗抹圈改，而有雜亂無章的感覺，但細細品味，却不得不令人嘆服《祭姪文稿》書法的精妙，縱筆浩放、一瀉千里的氣勢，生機盎然、鮮活靈動的書法表現，猶如一首雄渾悲壯的交響曲，使人嘆賞再三，低迴不已！

若從筆法上分析，全幅以中鋒用筆為主，落筆鋪毫皆重力道，形成了一種「強筋」的書風，當然這與顏真卿擅用篆籀的筆法有關，展現出雄強壯濶之勢，造就了飽滿而猷勁、渾厚而剛健的書法特色，這正是顏真卿在書法史上的一大突破與建樹。近人陳振濂曾對顏真卿的書法成就說過：「面對王羲之的清秀婉媚，他提出雄強渾厚；面對魏晉風度的瀟灑俊逸，他提出端莊凝重；面對兩晉南北朝的書風不是輕盈即是粗拙，他提出沉穩而嚴整；『書貴瘦硬方通神』是古來審美理想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提出豐腴和筋肉飽滿，這是一種恢宏博大的盛唐氣象。」（註一）熊秉明先生也說：「顏字筆觸如棟樑巨柱，沉重有力；結構如城池堡壘，方正堅固。筆畫的實在性比空白的空間性更為突出而重要。《祭姪文》為行書，但架間的方正和筆觸的不苟仍歷歷可見。」（註二）雖然這些評論主要是針對顏真卿書法的綜合性見解，但若用它來看《祭姪文稿》仍是相當適切的。

其次談到布白的變化，《祭姪文稿》中圈改塗抹有十多處，本於無心，反覺渾然天成，更使人感受到情感的真實性。而沾筆蘸墨不計精粗所形成的乾濕濃淡變化，更加强了作品上虛實強弱的趣味，使作品產生豐富的節奏感。這種在特定的情境下，心情極度激切的呈現，而非藝術表現上的考量，反而使書法形象更加顯得自然大氣，這是東晉以來行草書所罕見的。

若從筆意的角度看，元代陳繹曾就曾經說：「自『爾既』至『天澤』逾五行殊鬱怒……自『移牧』乃改。『吾承』至『尚饗』五行沉痛切骨，天真爛然，使人動心駭目，有不可形容之妙。」（註三）這種透過移情的看法，能使人感同身受，增加作品欣賞的理解。若細分之，可以看出起首的三行，行筆較為舒緩，情感較為鎮靜；自第三行最後兩字開始，落筆較重且稍快，似乎感受到作者心緒的起伏變化；第七行「惟爾挺生」到「每慰人心」挺拔俊峭，令人想見季明的英姿美質；第九行「方期戢穀」到「稱兵犯順」有怒氣；第十行「爾父竭誠」到「俾爾傳言」有深情寄焉；第十二行「爾既歸止」到「父陷子死，巢傾卵覆」激昂憤怒；感傷悲痛，又覺正氣凜然，此段用墨最豐，字形亦大；第十六行「天不悔禍」到「嗚呼哀哉」感傷沉痛；第十八行「吾承天澤」以下，百感交集，悲憤

至極，已打亂了間距與行氣；最後一行「久客，嗚呼哀哉！尚饗」竟以狂草終結，令人有不忍卒讀之感。因此，黃庭堅說：「魯公《祭姪季明文》，文章、字法皆能動人。」（註四），這或許正是米芾貶詆顏真卿的楷書，却推崇顏真卿行草的一項原因吧！

在書法的創作與影響上，顏真卿是繼王羲之之後最重要的書家，在筆法和筆意上，若將《祭姪文稿》與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（註五）做一簡單的比較，或許更能看出《祭姪文稿》在書法史上的特殊意義。《蘭亭序》在用筆上中鋒、側鋒兼用，注重點畫的細微變化，妍美而灑脫，是一精心之作；《祭姪文稿》則主用中鋒，同時多處化方筆為圓筆，氣脈貫連，行筆縱橫酣暢。在筆意上，《蘭亭序》顯得從容自適、顧盼自得，文章內容雖涉人生短促的感慨、喟嘆，却不易從書法中表現中看出；《祭姪文稿》則顯得沉重緊張，悲痛的表情直接從書法中透露出來，這或許是時代的好尚以及書家的心境、性情不同所致，在情感與書法合一的實踐上，《祭姪文稿》是極為成功的！

《祭姪文稿》的啟示

《祭姪文稿》的完成，是特定歷史時空下的偶然，它不僅是抒情書風的代表性作品，同時對書法的創作實踐，亦有若干啟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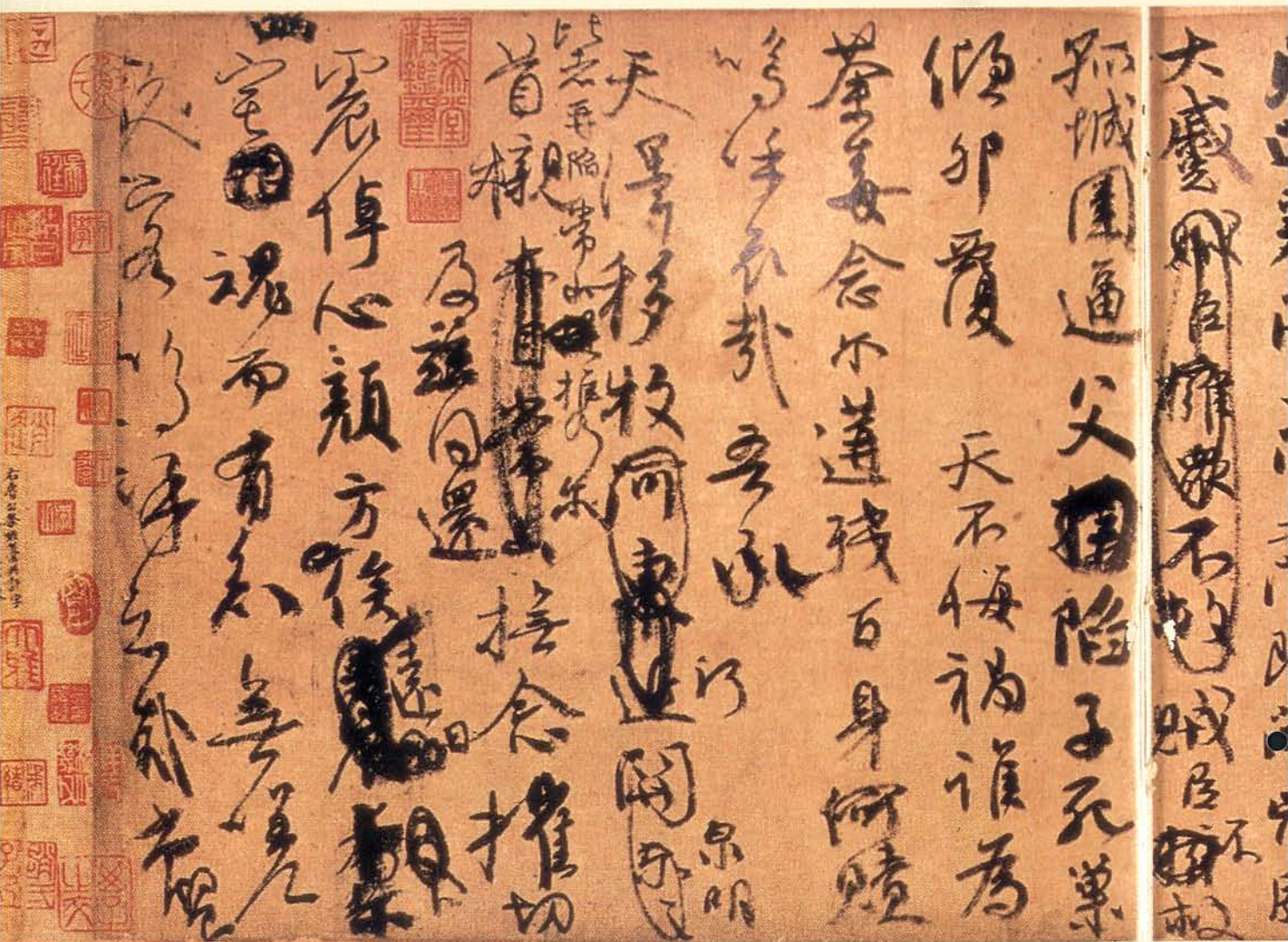
書法是一線條造形的藝術，表現情感通常是要通過文字內容，但成功的作品却能在筆墨中表現出來，《祭姪文稿》便是一件形式與內容相得益彰的代表作品，真切的感情是它成功的關鍵，尤其出自一位基礎紮實的書家，在他五十歲的年齡寫出。

出於無心，偶然欲書是書家創作的可貴時機，書法創作的一次性，是來自於書法的心境、性情、功力的高度融合與充分發揮，《祭姪文稿》之所以成為千古絕調正因此。顏真卿傳世的書法作品相當多，但面目各異，一方面可以肯定他對書法用功的精勤，時有突破；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一位傑出的書法家是必須隨時融入人生體驗，絕不重覆自己。

古代的書法品評常將人品與書品並提，它反映出傳統社會對道德人品的重視，試想這篇筆墨狼籍的文稿，能流傳到一千兩百多年後的今天，若不是後人對顏真卿人品的崇敬，或許早已灰飛煙滅了，這使我想起了蘇東坡所提出的一項見解：「古之論書者，兼論其生平，苟非其人，雖工不貴也。」（註六）這段話並不否定人品不高就寫不出好字，只是論者「兼論其平生」，才將他的作品看輕，如果書法本身非常優秀，而人品又為後世所推崇，那麼書法作品自然會變得更加珍貴。《祭姪文稿》的可珍可貴，除了書法本身的成就外，自然也受到顏真卿高尚的人格與剛烈的一生所影響吧！



唐 顏真卿 祭姪文稿（局部）



唐 顏真卿 祭姪文稿（局部）

註釋

- 註一 陳振濂《歷代書法欣賞》〈顏真卿的建樹〉。
- 註二 熊秉明《中國書法理論體系》第三章〈唯情的書法理論〉。
- 註三 卞永譽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卷十。祭姪文稿傳世有二本，陳繹曾題跋者，為停雲館所刻本。

- 註四 黃庭堅《山谷題跋》卷四。
- 註五 蘭亭序真蹟已不存在，唐代臨摹本甚多，一般學者認為馮承素摹本較忠實於原作，本文以馮摹本做比較。
- 註六 蘇軾《蘇東坡全集》前集卷二十三。